

寻觅心中的桃花源

■蔡育姪

海边长大的我，却一直对山野自然情有独钟，特别渴望能过上“晨闻鸡鸣犬吠，暮赏落日孤烟”的生活。盖一栋小屋，围一方小院，植树、养花、种菜。清晨，浇花摘果，午后，读书抚琴。待暮色苍茫，田间陌上，四处晃悠，直至虫鸣蛙鸣，月随人归。所以每当有人告知山水佳境，总是蠢蠢欲动。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向往的桃花源。近日刚看完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梅斯的《托斯卡纳艳阳下》，毋庸置疑，意大利古镇托斯卡纳这栋名为“巴玛苏罗”的古宅，一定就是梅斯寻觅觅的桃花源。所以，当她旅游到此地，一见钟情、魔咒般地爱上了这个古镇、这栋古宅，倾尽毕生积蓄，让自己成为这栋300多年老宅的主人。宛如当年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一样，梅斯尽情地享受着托斯卡纳热情的阳光，陶醉于辛勤劳作的收获，食用自种橄榄树榨出的油，自制李子酱，到田间摘番茄、芝麻菜、野茴香，沉浸于自己动手改造房屋的快乐。这种透明而单纯的日子极大地释放了都市工作和生活给她带来的压力，原本烦躁、无所适从的心渐渐回归安宁。

这一切变化归功于自然。当生命日复一日与自然亲近、对话，自会淡定从容。蒋勋在《品味四讲》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他住在淡水河边时，每天可以看到潮起潮落，黎明光线在河面的倒影，满月时河里满满的月光。他在台北的朋友觉得过于忙碌或心烦闷时，总喜欢到他家，独自坐在窗口看着

河喝着茶，无需陪伴，过了一会儿就会说：“我心情好了，我走了！”自然，的确是生命最好的疗愈师。

特别共鸣梅斯在书中所言：一个人选择居于何处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你内心的渴望。是的，渴望。带着这份渴望，我们无惧风雨地来到了东平。雨势未减，情味甚浓。我们看到了山，清秀俊俏，层峦叠嶂；看到了树，青枝绿叶，郁郁葱葱；看到了田野，满目苍翠，生机勃勃。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撑起伞，漫步于雨中绿野。苦菜、木薯、豆角，挤挤挨挨，玫瑰、紫薇、玉兰，雨中浅笑。绿叶、花瓣上雨滴点点，晶莹剔透。

雨越下越大，我们决定找户人家躲避。沿着一条斜坡往上走，看到一

户人家院门敞开，一棵芭乐树的枝干伸出围墙，绿果莹莹。墙的另一头是裸硕果累累的荔枝树，荔枝红得炫目，在迷雾中颌首低眉。屋内一中年女子正在做鞋垫，于是我们打了招呼，讲明来意，她热情地邀请我们入内稍作休息。我搬了椅子坐在房檐下，再次打量院子。

院子不大，却很洁净。墙角有一只秋田犬，毛色油亮，煞是逗人喜欢。另一角落有个大笼子，里面有两只鸽子，欢快地跳跃着。伴着雨声，远眺烟雨迷蒙的远山，我们不紧不慢地和主人聊着天，舒适，惬意。

时候不早，告别了女主人，我们踏上了返程的路。短暂停留，无尽美好，只因心之所往。

绿皮火车上的书店

■韩浩月

凌晨4:30的闹钟准时响起，城市还在酣睡当中，晨光尚未穿透窗户，我离开酒店，打车去几公里外的火车站。

这是一趟5:53准时发车的绿皮火车，四十多年一直如此，以很慢的速度驶过村庄与田野。

我非常喜欢它的守时。说5:53开，就5:53开，带着一点儿固执与不迁就，反正没人求你坐来着。但每位坐上来的乘客，表情里除了有没睡醒的惺忪，分明也带着一点喜悦，坐慢火车，去不远的远方，实现一次不那么彻底的“流浪”，是现代都市人内心的一个梦。

我坐上这趟车，是奔着一个书店而来。书店的名字叫“阡陌”。火车上的书店不大，占了餐车的一个头部。

火车上的书店，本来就不需要太大，要找大的、时髦的书店，一线城市里很多，有些书店，有几层楼高，占地几千平方米，像迷宫一样。既然是火车书店，就要符合火车的环境与氛围。再者，有得逛已经不错了，不能嫌它小。世界上有意思的书店，多是小书店。

餐车有了书店，就不再是简单的餐车了。窗户上印上了一些字，比如“一间暮色中的书店，宛若黑夜中发出的光芒”“我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走进你的书店”“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些字下面，放了一个透明玻璃做的花瓶，花瓶里插着刚从田野里采来的野花，用手机镜头随便对着窗户拍摄，就能得到一张张文艺气息十足的照片。

于是，这样的书店，恍然间有了电影拍摄现场的感觉，有了时光穿越的感觉，也有了心灵宁静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明明二三十年前，人们还抱怨绿皮火车太慢，太拥挤，效率太低，而现在，却成了网红打卡地，乘客恨不得它慢些、再慢些，仿佛坐上绿皮火车，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多一些长度，让自己的思想寻找到静置的容器，顺便也让自己找到迷失的自己。

在慢火车上，书不是用来打发时间的，也不是用来装点镜头的，书在慢火车上是一艘“船”，一艘可以卸掉一个人所有防备与不安的“船”，只带着肉身上路，让路上的风景、书，还有诗，再次灌满心灵，再次让人感到轻盈。

和朋友喝着茶、翻着书、聊着天，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火车到达终点，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旅途短暂，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些恋恋不舍。是的，下了这列慢火车，一脚就要踏入快节奏的生活了，这样的转换，多少都有点不适应。

几天之后，我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想起那列绿皮火车，当我还在沉睡的时候，它再一次准点出发了，披着晨雾，迎着霞光，穿过林阴，驶过山间……那间小小的书店，随着火车的晃动而轻微地震颤，如果你恰好路过，请帮忙捡起落在地上的书，或者简单整理一下书架，请动作慢一点，小心一点，就像在夜里，擦拭自己的梦那样。

散文园地

雨依旧下着，时而澎湃，时而舒缓。雨刮不停地运动，远山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依稀可见山如黛、雾缥缈，似幻境，好一幅水墨烟雨图。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雨不离不弃地陪着我们，冒着倾盆大雨前往一个未知之地似乎不是两个知天命的人该有的举动，然这只因朋友的一句“永春的东平山清水秀，你可能会喜欢”。“山清水秀”这四个字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和先生两人素来不喜喧嚣，向往简单宁静，一直想寻觅一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之地，然后像陶渊明一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纯真年代

难忘的童年时光

■刘桂华

每每在侄儿家看到满地的挖土机、火车、飞机、小汽车等玩具，我便怀念起已经溜走的童年时光。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日子虽然贫穷，却不能影响我们的快乐心情。那时，玩沙包是我们女孩喜爱的游戏。一条旧手帕，包上细沙，扎好袋口，一个沙包就做好了。两边站人，中间一个人一会儿跑向左边，一会儿跑向右边，一会儿侧身，一会儿低头，躲避沙包的袭击。如果沙包打在身上，对不起，中间的人就“下课”，换扔沙包的人。而扔沙包的人，一会儿扔得高高的，一会儿扔得不高不低。

寒冷的冬天，北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我们虽然穿得单薄，有的衣服还打了补丁，却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院子里到处飞扬着我们的笑声。

除了玩沙包，我们也玩跳房子的游戏。用粉笔在地上画好格子，然后捡一块方形的小木块，将小木块往格子里一放，抬起右脚，左脚

一格格将小木块往前踢，但不能让小木块压到粉笔线，如果压线就输了，得换对方跳格子。一个小木块，一节粉笔，就能让我们玩半天。

星期天、节假日，不用上学的时间，我们就背起背篓去给牛儿割草。割草时，我们也能给自己寻找快乐。背篓草割满，我们就开始玩“打草”游戏。大家把割好的草一把把捆好，以顺序摆放，每把草之间空一定的距离。然后折几根长短不一的小木棍进行抽签，按抽到的小木棍长短决定游戏顺序。抽完签，站在规定的地方，捡起硬的土块，看谁把草打倒了，那把草就归谁。直到所有的草都分完，我们才背起背篓回家。“打草”游戏给童年的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今天的孩子尽管有各种昂贵的玩具可以玩，却很少能像上世纪70年代的孩子，不需要金钱就能收获快乐。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快乐是如此简单，一颗糖果、一块橡皮、一个毽子、一根绳子、一个沙包、一条手帕……都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黄昏峡谷路

高红卫 摄

有感而发

只是为了改变

■叶忠惠

生把老祖宗留下的这块贫瘠的土地建设成为市容整洁、市民富足、市风文明的“全国文明城市”，切切实实改变了石狮的城市形象，也改变了外界对石狮的印象。

石狮人的拼劲了得！“创城”的艰辛不言而喻。如何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使“文明之花”处处绽放？这是石狮人民劳心劳神却又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为了留住这股文明的气息，石狮的人大代表们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踊跃投身城市建设和城乡环境整治。

“创城”的时候，人大机关干部和各级人大代表响应号召，自愿放弃双休，与社区干部、片区民警和青年志愿者一起，深入街区协助指挥交通、检查市容、倡导文明、督查环卫，竭自己所能去改变这座城市。于是，石狮的街道整洁了，街区有序了，背街小巷干净了，公共厕所里的小广告不见了，市容越来越靓丽，石狮向着文明的方向大大跨了一步！

“护城”的时候，广大人大代表主

石狮地处“风头水尾”，不利于耕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即使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仍旧填不饱肚子。于是，有人“铤而走险”，搭乘木帆船漂洋过海讨生活。当然，能否顺利到达南洋就全凭运气了。那年月，船翻人亡的事并不少见，姑嫂塔里藏了满满一塔这样的故事。

建市后，石狮人付出种种努力想要改变，不仅要改变经济状况，还要彻底改变石狮的城市形象。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石狮人口中“爱拼才会赢”这句话的分量了！做什么事都“拼命”，这是石狮人的特性，这种性格特质在石狮民营企业企业家身上尤其明显。因为，他们知道，在石狮创业不“拼命”，连活下去都难，哪里还敢奢望改变！

那就从改变城市形象开始。

2012年年初，石狮市委向市民发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倡议，仅仅过了半年，石狮就以考评总分全省第一的好成绩通过“全省公共文明指数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2015年10月，石狮市委召开“创城”动员大会。2017年年底便如愿捧回“全国文明城市”的奖牌！

只用了不到30年，石狮人硬生

动深入社区和乡村，为守住这股来之不易的文明气息奔走辛劳。代表们的履职日记里写满了群众诉求和需要他们协助解决的一个个问题，一篇篇“履职日记”转化成一个个“代表建议”，润物无声地改变着石狮。

2020年年底，鸿山代表团的代表们走访群众时得知，群众对农村乱拉电线电缆、破坏村容村貌的现象意见很大，一些建设得非常漂亮的示范村、精品村也存在这种现象。人大常委高度重视，立即针对代表反映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一些村居和老旧小区确实存在电话线、电缆线、宽带线、电源横七竖八乱搭乱拉的现象。一些村居的村街、村道、运动场、菜市场随处可见无序缠绕的线缆，有碍观瞻，也存在安全隐患，群众要求整治线缆的呼声很大。于是，鸿山代表团提交的“关于整治农村电线电缆乱搭乱拉的建议”被确定为当年年度重点代表建议件。

我相信，等这个建议办理完毕，石狮的市容市貌一定会更加整洁，整治完杂乱的精品村和示范村一定会更加靓丽。到那时，石狮的天空也一定会变得更加明净！

人生感悟

竹子定律

■代伟

媳妇也叫来打下手。表面上看，他只做油漆活儿，错过了很多机会，但因为他专注于这一项手艺，所以越做越好，慢慢地也成为公认的技术过硬的油漆师傅。

这么多年来，别的手艺人总是愁没活儿做，或者工钱高的活儿难找，堂兄却从来都没有闲过，先是和媳妇一起接油漆活儿，儿子长大后，也加入其中。一年到头，只要他们愿意，天天都有活儿做，甚至许多活儿还排起了长队，赚的工钱也比他活儿多。由于基本上没有停工的日子，而且工钱又及时结算，堂兄一家的收入也不菲。当别人还骑着电动车到处找活儿时，

给所有需要刷漆的地方刷漆。用他的话说：“我是个油漆工，我只做油漆活儿，把这个活儿做好。”别看他油漆师傅接活儿这么“挑”，但因为他的手艺好，手上的活儿从来都没有停过，哪里有油漆的活儿，不管是居民还是包工头，都会第一时间想到他。

此后，堂兄就师从这位油漆师傅，不再学别的手艺了。当他静下心来学习，很快就对刷漆产生了兴趣，技术也提高得很快。油漆师傅也悉心教他，先是让他做一些打杂的活儿，久了，就直接让他挑大梁。学成后，堂兄自己开始接油漆活儿，还把

锁定目标，坚持不懈，或许会遇到一些阻挠和挫折，但只要执著地坚持下去，一定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我的堂兄金竹从小就喜欢做手艺，他相信“艺多不压身”这句话。于是，他跟着别人学泥工、木工和电工，还打算去南方学焊工。学了一圈回来，他反而变得迷茫了，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将来赖以生存的手艺。

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做油漆的师傅。这位师傅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接做家具的活儿，因为他不做木工，他也不接整体装修的活儿，因为他不做泥工，他做的仅仅是给家具、给墙面、

童年回忆

奔跑的童年

■黄廷付

童年的冬天很冷。

村里的小伙伴们穿着空袄筒和胖胖的空棉裤筒，奔跑在雪地里。胖胖的棉裤已经短了一截，大家的脚脖子都露在外面，一阵寒风吹来，刺骨的冷。那时的我们最喜欢奔跑，因为只有跑起来才会暖和一点。因此，童年留给我们的记忆，是奔跑着的，特别是滚着铁环的奔跑。

我们村最先玩滚铁环的是嘎子。嘎子说，他是在去镇上姑妈家玩时，临走把他表哥的铁环偷偷“顺”了回来。表哥发现铁环不见了，就在后面追，嘎子则在前面拼命地跑。“你表哥比你大几岁呢，还能追不上你？”小伙伴们好奇地问。“咱们天天上学也跑，放学也跑，功夫早就练出来了，表哥哪能追得上我。嘿嘿。”嘎子骄傲地回答。

从那以后，每天上学放学的路上，我们都羡慕地跟在得意地滚着铁环跑的嘎子身后。直到嘎子玩累了，我们才有机会玩一下，毕竟从家里到学校有三四里路，而且那时候的路都是坑坑洼洼的，他不时得停下来休息一下。一路上，我们跑着、跳着、追逐嬉戏着，竟也感觉不到冷。直到预备铃响起，嘎子才把铁环埋在壕沟边藏起来。然后，我们把书包夹在胳肢窝里，向学校飞奔而去。

那时候，拥有一个铁环可是小伙伴们的梦想。有一天，我哥突然笑着对我说：“弟，你想不想要铁环？”“想啊，我做梦都想呢。”可是哪里有铁环呢？

“咱家里就有现成的铁环。”哥哥故作神秘地凑到我耳边说。“哥，你别骗我了，我早就搜过好多次

了，哪有？”家里要是有现成的铁环，哪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哥哥神秘地用食指在嘴上嘘了一声，然后拉着我来厨房，用手指了指木桶。“哥，那不是木桶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哥哥捡起门后面的一把榔头，递给我，说：“弟，你把这木桶敲破，咱们就都有铁环了。”

“桶箍？”我的眼睛一亮。“哥，老爸会不会揍我们？”我有点害怕。“弟，不会的，如果老爸知道了，我就说是我砸坏的。”哥哥给我壮胆。

我望着桶箍，脑海里想象着我正滚着属于自己的铁环，小伙伴们在一旁羡慕的样子，不禁笑出了声。我闭着眼睛，举起榔头，一咬牙，一下就把木桶砸破了。

第二天，我和哥哥都滚着铁环得意地往学校跑去，小伙伴们见了，都无比羡慕地跟在我们后面跑，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有了两个铁环，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们高兴地在路上跑着、喊着、笑着，欢声笑语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

不过，那天放学回家，我们就遭殃了，父亲早已黑着脸等在大门口。还没等父亲开口，哥哥就抢先说：“是弟弟砸破的那个木桶，我当时拦都拦不住呢。”我望了望哥哥，又望了望生气的父亲，大哭起来。

父亲扬起的巴掌缓缓地落在我的肩膀上，父亲对我说：“二宝，别哭了，反正那个木桶也有些漏水了，明天我去集市再买个铁桶。但是你们要记住，以后不能随便破坏东西了，听到没？”“知道了。”我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父亲走后，哥哥讨好地笑着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弟，你看我说没啥事吧，老爸不会打你的。”我白了哥哥一眼，第二天一整天都没和他说话。

